

楼含松 主编

中國歷代家訓集成

⑧

樓含松敬書

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楼含松 主编

# 中国历代家训集成

清代编三



8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# 本册目录

## 清代编三

诫子书 .....	聂继模(4487)
澄怀园语 .....	张廷玉(4490)
双桥随笔 .....	周 召(4529)
静用堂家训 .....	涂天相(4652)
幼仪杂箴 .....	涂天相(4661)
杂诫 .....	涂天相(4665)
寒灯絮语 .....	汪惟宪(4671)
女鉴录 .....	尹会一(4676)
健馀堂宗法记 .....	尹会一(4692)
郑板桥家书 .....	郑 燮(4695)
课子随笔钞 .....	张师载(4709)
养正遗规 .....	陈宏谋(4846)
教女遗规 .....	陈宏谋(4918)
训俗遗规 .....	陈宏谋(4977)

## 诫子书

(清)聂继模

《诫子书》一卷，清聂继模撰。

聂继模(1641—?)，字琼芳，号乐山，衡山(今湖南衡山)人。博学多才，擅长医术。著有《东庵集》《朱氏家训证释》等。

《诫子书》是聂继模写给儿子聂焘的家信节录。乾隆十三年(1748)，其子聂焘以进士出任陕西镇安知县，聂氏在乾隆十四年(1749)给儿子聂焘写了这篇《诫子书》，告诫儿子要勤勉政事、造福百姓。作者告诫儿子为官不要挂念家事，要一心一意尽心公职，不要因为地处穷乡僻壤就消极为政，要更加努力，勤勉于政，并且要体恤百姓，多为百姓办实事、办好事。另一方面，聂氏在文中还告诫儿子身在官厅之内，要懂得如何与人交往，“不可自立崖岸，与人不和”。陈弘谋在任陕西巡抚时，曾评价此书说：“理足词挚，何其真切有味也，直可为居官龟鉴，不仅庭训可传已也。”并下令收入《镇安县志》。

该书原文被戴肇臣《学仕录》、魏源等撰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、徐栋《牧令书辑要》等收录。现存较为完善的版本为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刻本。(周于飞)

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，道远鸿稀，徒乱人意，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。山僻知县，事简责轻，最足钝人志气，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：无事寻出有事，有事终归无事。今服官年馀，民情悉熟，正好兴利除害。若因地方偏小，上司或存宽恕，偷安藏拙，日成痿痹，无论将来不克大有所为，即何以对此山谷愚民？且何以无负师门指授？

见答黄孝廉札，有“为报先生春睡熟”语，此大不可。《诗》曰“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”，居官者宜晚眠早起，头梆盥漱，二梆视事，虽无事亦然，庶几习惯成性，后来猝任繁剧，不觉其劳，翻为受用。长公负文章，遭时不偶，愤激而谈，何必拾其唾馀耶？

山路崎岖，历多虎患，涉水尤险，因公出门，须多带壮役，持鸟枪夹护，不可省钱减从，自轻民社之身。又不可于途中旅次，过行琐责。此辈跟随亦有可悯，御之以礼，抚之以恩，二者相需，偏倚则害。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。

邑中除去五患，人咸为尔庆，我每思及，反觉蹙然。李忠定公譬此辈犹痰，乘虚火而生，火降水生，仍化为精。痰与精岂二物？而顷刻变化如此。天下无德精而仇痰者，皆自吾身生，在反身而已。此后须设法处置，无使数千里外老人魂梦作恶也。

尔家书屡言办过军需并未赔垫，此殊可疑。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者，况尔初任。几户穷民，额粮不满二万，又适逢荒歉之岁，肯于此时加一分恩，全活实多，兼可不误大件。人笑尔迂，我心弥喜。若云全不赔垫，则将取之谁耶？若尔曲为此言，冀宽我心，犹为有说。然尔视我为何人？好消息，恶消息，以善养不以禄养，彼闺阁中人能分析言之，况八旬须眉老翁哉！此后凡遇上司公文关系地方兴除，须设法行之，至万不能为而后已。大抵自己节省，正图为民间兴事，非以节省为身家计。同一节省，其中殊有义利之分如此。俸薪须寄回为岁时祭祖用。倘有参罚，即不必如数寄，毋致上欺祖宗，且可为办事疏忽戒。养廉银两，听尔为地方使用。

通邑仅得二社，目前即须谋增建，穷戚友亦不宜忽然。京师乡老重修会馆，此是义举，既有札通知，须量力应答。年谊中曾有以诗文送赠者，须有以报之。如一时不能，不妨迟致。空札告穷苦，此最是习气，取人厌骂，且非诚心待人之道也。往省见上司，有必需衣服，须如式制就，矫情示俭，实非中道。知州去知府尚远，然既属直隶州，即当以知府相待，须小心敬奉，又不可违道干求，尽所当为而已。官厅聚会，更属是非之场，大县遇小县，未免骄气，彼自器小，与我何预？然切不可小县傲之，又不可存鄙薄心，须如弟之事兄、如庶子之待嫡子、如乡里人上街事事请教街上人。可否在我斟酌，诚能感人，谦则受益，古今不易之理也。官厅子内，不可自立崖岸，与人和，又不可随人嬉笑，须澄心静坐，思着地方事务。若有要件，更须记清原委，以便传呼对答。山城不得良幕，自

办未为不可，但须事事留心。功过有所考验，更须将错误处触类旁通，渐觉过少，乃有进步。偶有微功，益须加勉，不可怀欢喜心，阻人志气。

镇安向来图圉空虚，尔到任后，颇多禁犯，但须如法处治，不可存怨恨心。寒暑病痛，亦宜加恤。我虽非官医，每入禁视因病痛，给以药物。十馀年来，地方官因尔通籍，不便延我入禁视病。然我自乐为之，尔母亦亲手做丸药，近来益以此为事。尔体此意，自宜于牢狱尽心。山中地广人稀，责令垦荒，原属要着，但不时奖劝，切不可差设巡查。如属已业，不可强令报官，有愿领执照者，实时给付，不可使书吏勒索银钱。日积月累，以图功效。生童文理晦塞，耐烦开导，略可取，即加奖劝。又当出以诚心庄语，不可杂一毫戏谩。此二事皆难一时见功，须从容为之，不可始勤终倦。我最爱雷先生与尔书云“种子插地，自有发生”，尔在镇安正插种子时，但须插一嘉种，俟将来发生耳。

知县是亲民官，小邑知县更好亲民，作得一事，民间即沾一事之惠。古有小邑知县，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事，竟血食千百年，土人或呼为某爷某公，视彼高位显秩去来若途人者，何如哉？蒲城罗明府名文思者，查乡会年谱都无其人，在省契合，且多劝勉，此最难得。宜相处在师友间，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。尔性狷介，吾不虑其不亲贤，虑过以贤望人也。州县中闻亦有曾系中丞公加意者，卒置白简，可见大人爱憎至公无私。尔蒙格外勉望，吾既喜复忧，尔能自忧，即吾之喜也。曾子云：“莅官不敬，非孝也。”我老矣，因尔作官，益信此言。

糟糠之妇，布裙荆钗，安之若素，不致累尔。万水千山，来此穷乡，情殊可念，当相待以礼，凡有不及，须以情恕。官场面孔，毫不宜施。镇安僻陋，尔子不致染纨绔习气。吾无他虑，但暇宜课以读书尔，亦借此得与典籍相近。至于律文精奥，尤须字字研究，《中庸》所谓宪章即此也，诎得以法家者言忽过？护送人等，属令到即回家，勿听久留署。闻尔士民时时念我，足见风俗醇古。我身健，尚能复来，得睹地方起色为乐。馀言尔妻自悉，不暇谈。

（罗婷婷据清同治七年江苏书局刻《牧令书辑要》本点校）

## 澄怀园语

(清)张廷玉

《澄怀园语》四卷，清张廷玉撰。

张廷玉(1672—1755)，字衡臣，号砚斋，安徽桐城人。历任太子洗马、礼部尚书、保和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等职，是清代汉臣中有名的重臣，死后配享太庙，赐祭葬。有《澄怀园全集》行世。

《澄怀园语》乃张廷玉平时训诫子侄为人处世、居官理国的家训语录结集。张廷玉一生不忘父训，终身诵读其父所撰《聪训斋语》，并根据自己做官、为人、处事的经验及读书所得，辑录为《澄怀园语》，以训示子侄。书中汇集了作者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感悟，如关于为人处世，张廷玉认为心乃自身之宝，为人要善良，不可生恶念。关于居官理国，张廷玉认为一方面要居官清廉，善于克制个人的欲望，抵制外物的诱惑。关于读书治学，张廷玉认为不能为哗众取宠而故意为奇谈怪论。除上述内容之外，书中还有不少地方涉及本朝史事及前朝典故，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清人沈树德评价此书：“《澄怀园语》四卷，皆圣贤精实切至之语，修齐治平之道，即于是乎在焉。……本其躬行心得，偶然流溢，可以觉世牖民，非仅家庭义方之训已也。”

该书常见版本有《丛书集成续编》本、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本及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与2013年整理出版的《父子宰相家训》本等。(张小华)

### 澄怀园语自序

先公诗文集外，杂著内有《聪训斋语》二卷以示子孙，廷玉终身诵之。雍正戊申、己酉间，扈从西郊，蒙恩赐居澄怀园。五侄筠随往，课两儿读书。予退直之暇，谈论所及，侄逐日纪录，得数十条，曰：“此可继《聪训斋语》，曰《澄怀园语》也。”予闻之，惭恶不胜，而又不欲违其请。

第哀集有限，未为完书。自是厥后，凡意念之所及，耳目之所经，与典籍之所载，可以裨益问学、扩充识见者，辄取片纸书之，纳敝篋中。而日用纤细之事，亦附及焉。十数年日积月累，合之遂得二百五十馀条，因厘为四卷，不分门类，但就日月之先后以为次序，命曰“澄怀园语”，从侄筠之请也。窃念通籍而后，牵于官守，职务繁多，比年精力惫顿，常有意所欲书而倏忽遗忘者，不可胜数。且自知学识短浅，文辞拙陋，较之《聪训斋语》，不啻霄壤。又随手掇拾，本无所爱惜，不过藏之家塾，俾子孙辈读之，知我立身行己、处心积虑之大端云尔。然有能观感兴起者，是则是效，不视为纸上空谈，未必无所裨补，或不负老人承先启后之意也夫。乾隆丙寅冬十月，澄怀居士张廷玉撰。

## 澄怀园语卷之一

凡人得一爱重之物，必思置之善地以保护之。至于心，乃吾身之至宝也。一念善，是即置之安处矣；一念恶，是即置之危地矣。奈何以吾身之至宝，使之舍安而就危乎？亦弗思之甚矣！

一语而干天地之和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。当时时留心体察，不可于细微处忽之。

昔我文端公时时以“知命”之学训子孙，晏闲之时则诵《论语》，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盖穷通得失，天命既定，人岂能违？彼营营扰扰、趋利避害者，徒劳心力、坏品行耳，究何能增减毫末哉？先兄宫詹公，习闻庭训，是以主试山左，即以“不知命”一节为题。惜乎能觉悟之人少也。

康熙庚子冬，山东贩盐奸民聚众劫掠村庄。渠魁六七人，各率匪类数百人，昼夜横行，南北道路，几至阻隔。又有青州生员鞠士林者，倡率邪教，招集亡命，肆行不法。巡抚总兵官竭力捕治，擒获一百五十余人。时余为刑部侍郎，圣祖仁皇帝命同都统陶赖、学士登德前往济南，会同该抚镇严行审讯，并谕曰：“伊等俱系妄称伪将军名号，谋为不轨之人。若照例由部科覆奏请旨，则致迟误，又恐别生事端。尔等可审讯明确，其应正法者，即在济宁正法；应发遣者，带至京师发遣。”余奉命惴惴，深

以不称任使为惧，且同事二公皆属初交，恐有意见参差、猜疑掣肘之患。途中偕行，以诚信相与，颇无间言。抵东之日，昼夜检阅卷案，廉得其概，因于大庭广众谓同事诸公曰：“此盗案，非叛案也。”诸公皆曰：“若何？”余曰：“伊等口供内有‘仁义王’、‘无敌将军’之称，又有‘义勇王’、‘飞腿将军’之称。观‘飞腿’二字，不过市井混名耳。凡所谓伪号者，皆道路讹传，不足深究矣。”诸公皆曰：“然。”已而一一研诘，作盗案归结。即时正法者七人，发遣者三十五人，割断脚筋者十八人，因残废疾病而免罪者七十二人，审系无干即行释放者二十五人。

先是，盗首供某名下有四百人，某名下有五百人，合讯之，已不下二千馀人之众。因思罪在首恶，若将胁从附和之辈一概株连，非所以仰体皇仁也。于是止就臬司械送之一百五十馀人审讯归结，外此未曾拘拿一人。即到案众犯中，有供系某姓佃户者，有供系某姓家人者，有供系某乡绅富户家佣工，或赁居房屋者，亦概不究问。至于失察、疏纵之罪，通省文武官，自抚镇至典史、千把总，无一人得免者，因录其捕贼之功，予以免议，亦体圣主宽大之盛心也。此案讞狱将定，本地文武官进而言曰：“公等如此治狱，宽则宽矣，第若辈党羽甚众，未到案者，尚有数千人。若不加以严惩，使之畏惧，公等还朝后，仍复蠢动，恐有经理不善之咎，奈何？”余笑曰：“我等但知宣布‘皇上如天好生，罪疑惟轻’之至德。若为地方有司思患豫防，草菅民命，甚非鞫狱初意。且以用法宽而得咎，恐无此天理，诸公不必为余过虑。”既而余回京后，访察山左情形，知匪党渐次解散，并无萑苻之警。盖圣主德化之感人，而治狱之不宜刻核也如此。大凡乌合之众，必有一二巨恶为之倡率，果能歼厥渠魁，则胁从者皆可使之革面革心，不必以多杀为防患之计也。此案爰书定自余手，愿举以告天下之治狱者。

《周易》曰：“吉人之辞寡。”可见多言之人即为不吉，不吉则凶矣。趋吉避凶之道，只在矢口间。朱子云：“祸从口出。”此言与《周易》相表里。黄山谷曰：“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。”当终身诵之。

一言一动，常思有益于人，惟恐有损于人。不惟积德，亦是福相。

文端公对联曰：“万类相感以诚；造物最忌者巧。”又曰：“保家莫如

择友；求名莫如读书。”姚端恪公对联曰：“常觉胸中生意满；须知世上苦人多。”又《虚直斋日记》曰：“我心有不快，而以戾气加人，可乎？我事有未暇，而以缓人之急，可乎？”均当奉为座右铭。

向日读书设小几，笔砚纵横，卷帙堆积，不免踞踏之苦。及易一大几，则位置绰有馀地，甚觉适意。可知天下之道，宽则能容，能容则物安，而已亦适。虽然，宽之道亦难言矣。天下岂无有用宽而养奸贻患者乎？大抵内宽而外严，则庶几矣。

凡人病歿之后，其子孙家人往往以为庸医误投方药之所致，甚至有衔恨终身者。余尝笑曰：“何其视我命太轻，而视医者之权太重若此耶？庸医用药差误，不过使病体缠绵，多延时日，不能速痊耳。若病至不起，是前数已定，虽卢、扁岂能为功？乃归咎于庸医用药之不善，不亦冤哉！”

雍正八年八月，京师地动，儿辈恐惧忧煎，觉宇宙间无可置身处。余谓之曰：“天变当惧，理所宜然。惟是北方陆居之地震与南方舟行之风涛，皆出于不及觉，何从预知而逃避之？尔等惟有慎持此心。若果终身不曾行一恶事，不曾存一恶念，可以对衾影，即可以对神明，断无有上天谴罚而加以奇殃者。方寸之间，我可自主，以此为避灾免祸之道，最易为力。”

世之有心计者，每行一事，必思算无遗策。夫使犹有遗策，则多算何为？不过招刻核之名，致众人怨恨而已。若果算无遗策，则上犯造物之怒，其为不祥莫大焉。

凡事当极不好处，宜向好处想；当极好处，宜向不好处想。

人生荣辱进退，皆有一定之数，宜以义命自安。余承乏纶扉，兼掌铨部，常见上所欲用之人，及至将用时，或罹参罚，或病或故，竟不果用。又常见上所不欲用之人，或因一言荐举而用，或因一时乏材而用。其得失升沉，虽君上且不能主，况其下焉者乎？乃知君相造命之说，大不其然。

为善所以端品行也，谓为善必获福，则亦尽有不获福者。譬如文字好则中式，世亦岂无好文而不中者耶？但不可因好文不中，而遂不作好

文耳。

制行愈高，品望愈重，则人之伺之益密，而论之亦愈深，防检稍疏则身名俱损。昔闻人言：有一老僧，道力甚坚，精勤不怠。上帝使神人察之，曰：“其勤如初，则可度世；苟不如前，则诈伪欺世之人，可击杀之。”神伺之久，不得间。一日，僧如厕，就河水欲盥手。神曰：“余得间矣。”将下击，僧忽念曰：“此水人所饮食也，奈何以手污之！”因以口就水，吸而涤手。神于是出拜曰：“子之心坚矣，吾无以伺子矣。”向使不转念，则神鞭一击，不且前功尽弃耶？语虽不经，亦可借以自警。

余近来事务益繁，虽眠餐俱不以时，何暇复问家务？乃知古人所称“公尔忘私，国尔忘家”者，非有意忘之也，亦其势不得不忘耳。况受恩愈深，职任愈重，即本无私心，而识浅才疏，尚恐经理之未当。若再存私意于胸中，是乃有心之过，岂不得罪于鬼神哉？

大臣率属之道，非但以我约束人，正须以人约束我。我有私意，人即从而效之，又加甚焉。如我方欲饮茶，则下属即欲饮酒；我方欲饮酒，则下属即欲肆筵设席矣。惟有公正自矢，方不为下人所窥。一为所窥，则下僚无所忌惮，尚望其遵我法度哉？

凡事贵慎密，而国家之事尤不当轻向人言。观古人不言“温室树”可见。总之，真神仙必不说上界事，其轻言祸福者，皆师巫邪术，惑世欺人之辈耳。

“入宫见妒”，“入门见嫉”，犹云同居共事则猜忌易生也。至于与我不相干涉之人，闻其有如意之事，而中心怅怅；闻有不如意之事，而喜谈乐道之，此皆忌心为之也。余观天下之人，坐此病者甚多。时时省察防闲，恐蹈此薄福之相。惟我两先人，忠厚仁慈出于天性，每闻人忧戚患难之事，即愀然不快于心。只此一念，便为人情之所难，而贻子孙之福于无穷矣。

古人以盛满为戒。《尚书》曰：“世禄之家，鲜克由礼。”盖席丰履厚，其心易于放逸，而又无端人正士、严师益友为之督责匡救，无怪乎流而不返也。譬如一器贮水盈满，虽置之安稳之地，尚虑有倾溢之患；若置之欹侧之地，又从而摇撼之，不但水至倾覆，即器亦不可保矣。处盛满

而不知谨慎者，何以异是？

吾人进德修业，未有不静而能有成者。《太极图说》曰：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。”《大学》曰：“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。”且不独学问之道为然也，历观天下享遐龄、膺厚福之人，未有不静者。静之时义大矣哉！

人生乐事，如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服饰之鲜华，饮饌之丰洁，声技之靡丽，其为适意皆在外者也，而心之乐不乐不与焉。惟有安分循理，不愧不怍，梦魂恬适，神气安闲，斯为吾心之真乐。彼富贵之人，穷奢极欲，而心常戚戚、日夕忧虞者，吾不知其乐果何在也。

余自幼体羸弱多疾，精神减少，步行里许，辄困惫不能支。两先人时以为忧。余因此谨疾益力，慎起居，节饮食，时时儆惕。至二十九岁通籍后，气体稍壮。三十二岁，蒙圣祖仁皇帝召入南书房，辰入戌出，岁无虚日。塞外扈从凡十一次，夏则避暑热河，秋则随猎于边塞辽阔之地，乘马奔驰，饮食多不以时，而不觉其劳。犹记丁亥秋，圣祖仁皇帝以外蕃诸君长望幸心切，车驾远临，遍历蒙古诸部落。穷边绝漠，余皆珥笔以从，计一百馀日不离鞍马，而此身勉强支持，不至委顿。及世宗宪皇帝即位，叨荷殊恩，委任綦重。雍正五、六年以后，以大学士兼管吏部、户部尚书，翰林院掌院学士，皆极繁要重大之职，兼以晨夕内直，宣召不时，昼日三接，习以为常。而西北两路，军兴旁午，遵奉密谕，筹划经理，羽书四出，刻不容缓。每至朝房或公署听事，则诸曹司及书吏抱案牍于旁者，常百数十人，环立更进，以待裁决。坐肩舆中，仍披览文书。入紫禁城乘马，吏人辄随行于后，即以应行应止者告之。总裁史馆书局，凡十有馀处，纂修诸公，时以所疑相质问，亦大费斟酌，不敢草率。每薄暮抵寓，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，并办次日应奏之事。盛暑之夜，亦必至二鼓始就寝，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，即披衣起，亲自改正，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。每蒙圣慈洞察，垂悯再三，因谕曰：“尔事务繁多至此，一日所办竟至成帙，在他人十日尚未能也。恐尔眠食之时俱少矣。嗣后切宜爱惜精神，勿过劳，以负朕念。”圣恩如此，益不敢不努力图报于万一。窃思五十岁以后之情形，与三十岁以前迥乎不同。

此皆仰赖天地祖宗之默佑，而戒谨恐惧、时时慎疾之一念，亦未尝无功焉。

凡人耳目听睹大率相同。若能神闲气静，则觉有异人处。雍正癸卯、甲辰间，予与高安朱文端公两主会试，每坐衡鉴堂阅文，予伏案握管，未尝停批，而四座同考官彼此互相谈论，或开龙门时，外场御史向内帘御史通问讯，予皆闻之，向朱公一一叙述。朱公曰：“古称有五官并用者，予未遇其人，今于君见之矣。”予曰：“公言太过，予何敢当？此不过偶然耳。”今年逾六十，迥不如前，可知耳目之用，亦随血气为盛衰也。

余近蒙圣恩，赐以广厦名园，深愧过分。昔文端公官宗伯时，屋止数楹，其后洊登台辅，数十年不易一椽，不增一瓦，曰：“安敢为久远计耶？”其谨如此，其俭如此，其刻刻求退如此。我后人岂可不知此意，而犹存见少之思耶？

大聪明人当困心衡虑之后，自然识见倍增，谨之又谨，慎之又慎。与其于放言高论中求乐境，何如于谨言慎行中求乐境耶？

人臣奉职惟以公正自守，毁誉在所不计。盖毁誉皆出于私心，我不肯徇人之私，则宁受人毁，不可受人誉矣。

他山石曰：“万病之毒，皆生于浓。浓于声色，生虚怯病；浓于货利，生贪饕病；浓于功业，生造作病；浓于名誉，生矫激病。吾一味药解之，曰淡。”吁，斯言诚药石哉！

人以必不可行之事来求我，我直指其不可而谢绝之，彼必怫然不乐。然早断其妄念，亦一大阴德也。若犹豫含糊，使彼妄生覬觐，或更以此得罪，此最造孽。

人之精神力量，必使有馀于事而后不为事所苦。如饮酒者，能饮十杯，只饮八杯，则其量宽然有馀；若饮十五杯，则不能胜矣。

天下万事，莫逃乎命，命有修短，非药石所能挽。

文端公常言仁和顾山庸先生，曾患疽发背，医药数百金而愈。同时有邻居贫人亦患此病，无医药，日饮薄粥，亦愈。其愈之月日与公同。以此知命有一定，不系乎疗治也。

余迁居不择日。或问之，余曰：“天下人无论贫富贵贱，莫不择吉日

者，莫如婚娶。然其间寿夭穷通不齐者甚多，可知日辰之不足凭，而吾生自有定命也，择日何为乎？”

余生来体弱，每食不过一瓯，肥甘之味，略尝即止。然生平未尝患疟痢，亦由不多饮食之故。世之以快然一饱而致病者，岂少哉？

处顺境，则退一步想；处逆境，则进一步想，最是妙诀。余每当事务丛集、繁冗难耐时，辄自解曰：“事更有繁于此者，此犹未足为繁也。”则心平而事亦就理。即祁寒溽暑，皆作如是想，而畏冷畏热之念，不觉潜消。

为官第一要廉，养廉之道，莫如能忍。尝记姚和修之言曰：“有钱用钱，无钱用命。”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，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。

臣子事君，能供职者，以供职为报恩；不能供职者，即以退休为报恩。盖奉身而退，使国家无素餐之人，贤才有登进之路，亦报恩之道也。

人之葬坟，所以安先人也。葬后子孙昌盛，可以卜先人坟地之吉祥。若先存发福之心以求吉地，则不可。

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”平生锱铢必较，用尽心计以求赢馀，造物忌之，必使之用若泥沙以自罄其所有。夫劳苦而积之于平时，欢忻鼓舞而散之于一旦，则贪财果何所为耶？所以古人非道非义，一介不取。

人家子弟承父祖之馀荫，不能克家，而每好声伎，好古玩。好声伎者，及身必败；好古玩，未有传及两世者。余见此多矣，故深以为戒。

昔人以《论》《孟》二语合成一联云：“约失之鲜矣；诚乐莫大焉。”余时佩服此十字。

予在仕途久，每见升迁罢斥事，稍出人意外者，众必惊相告曰：“此中必有缘故。”余笑曰：“宇宙间安得有许多缘故？”而人往往不信。予曰：“细思之，却有缘故。何也？命数如此，非缘故而何？”

夏日退食之暇，阅《津逮秘书》，颇足忘暑，且可为博物洽闻之助，但其中鄙俚秽褻之语，往往而有。可知古人著书轻率下笔，亦是大病，读者不可不择也。

古来帝王避讳甚严。唐明皇讳隆基，则刘知几改名；宋钦宗讳桓，则并嫌名“丸”字避之；高宗讳构，则并“勾”字避之，而改勾龙氏为缙氏。

惟我朝此禁甚宽。世宗宪皇帝时，见臣工奏事有避嫌名者，辄怒曰：“朕安得有许多名字？非朕名而避，是不敬也。”至乾隆元年，今上御极，特降谕旨：“二名不偏讳。”即御名本字亦不避也。圣人度量识见超越千古，即此一事可见。

宋太宗言吕端：“小事糊涂，大事不糊涂。”西林相国曰：“大事不可糊涂，小事不可不糊涂。若小事不糊涂，则大事必至糊涂矣。”斯言最有味，宜静思之。

世宗宪皇帝时，廷玉日直内廷，上进膳时，常承命侍食。见上于饭颗饼屑，未尝弃置纤毫。每燕见臣工，必以珍惜五谷为训，暴殄天物为戒。又尝语廷玉曰：“朕在藩邸时，与人同行，从不以足履其头影，亦从不践踏虫蚁。”圣人之恭俭仁厚，谨小慎微，固有如是者！

昔人言陆放翁诗：“吐纳众流，浑涵万有，神明变化，融为一气。”予自幼读陆诗，数十年来，不离几案。其妙处不可殚述。即如七言绝句中《游近村》一首曰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又《夜食炒栗》一首曰：“齿根浮动叹吾衰，山栗炮燔疗夜饥。唤起少年京辇梦，和宁门外早朝时。”以眼前极平常之事，而出之以含蓄蕴藉，令人百回读之不厌，真化工之笔也。

三百篇为诗之祖，人共知之，而不知微言精义有在三百篇之前者。《虞书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。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吾人用功于诗数十年，果能心领神会此十二字，则诗自臻妙境，不可以语言文字传也。

西林相国曰：“杜少陵《胡马》诗云：‘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’此二语人知其妙，而不知其所以妙。盖良马蹀躞奔腾之时，步步着实，所以说‘无空’；又步步不越尺寸，所以说‘无阔’。惟其如此，所以‘堪托死生’也。”余扈从久，见良马甚多，深知西林确论，能发杜诗之神髓也。

《虞书》言：乐作而“百兽率舞”、“凤凰来仪”。此史臣极言德化之盛，不必实有其事也。

先公言揆梅之诗乃女子父母作，非女子自作也。昔人曾有此解，当从之，朱注非也。

先公曰：“‘民之失德，干糶以愆’，乃古人自检之密，非轻量天下之

人。”此解，玉服膺不忘。非此，则诗人之语病不小矣。

余二十岁时，读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，以为此后人代作，非先生手笔也。盖篇中“不慕荣利”、“忘怀得失”、“不戚戚于贫贱”、“不汲汲于富贵”诸语，大有痕迹，恐天怀旷逸者，不为此等语也。此虽少年狂肆之谈，迄今思之，亦未必全非。

余向来所作诗，多毁于火，儿辈言及，往往以为憾。一日读《竹坡诗话》，曰：“杜牧之尝为宣城幕，游泾溪水西寺，留二诗。其一曰：‘三日去还住，一生焉再游？含情碧溪水，重上粲公楼。’此诗今榜壁间，而集中不载，乃知前入好句零落者多矣。”余读至此，呼若霭，示之曰：“古名人尚如此，何况于余？”为之一笑。

昔先文端公祈梦于吕仙祠，梦迁居新室，家人荷砚一担。玉感其祥，因以砚斋为号，并刻图章二：上则“砚斋”，下则“以钝为体，以静为用”八字，盖取唐庚《古砚铭》中语以自勉也。

偶读明人杂记曰：今高丽镜面笺，中国无及之者。吴越钱氏时，浙江温州作蠲纸，洁白坚滑，大略类高丽纸。供者免其赋税，故曰“蠲纸”。至和年间，方入贡，以权贵索取浸广，而纸户力不能胜，遂止之。今京中所用高丽纸，质虽粗而坚厚异常，远胜内地者。至高丽镜面笺，则不可得，惟于董宗伯墨迹中见之。本朝以来，彼国王用作表笺，市肆中则无从购觅矣。

《竹坡诗话》曰：“凡诗人作语，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。予读太史公《天官书》：‘天一，枪、棊、矛、盾动摇，角大，兵起。’杜少陵诗云：‘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’盖暗用迂语，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。诗至此，可以为工也。”予偶检书见此，指以示儿辈。古人作诗之妙，读诗之妙，并见于此，学诗者不可不知也。

偶阅《韩魏公别录》，公尝曰：“内刚不可屈，而外能处之以和者，所济多矣。”又曰：“以之遇则可以成功，以之不遇则可以免祸者，其惟晦乎？”又曰：“知其为小人，便以小人处之，更不须校也。”又曰：“人能扶人之危，矜人之急，固是美事。能勿自谈，则益善矣。”又曰：“寡欲自事简。”公因论待君子小人之际，曰：“一当以诚。但知其为小人，则浅与之

接耳。”“凡人至于小人欺己处，不觉则已，觉必露出其明以破之。公独不然，明足以照小人之欺，然每受之而不形也。尝说到小人忘恩背义欲倾己处，辞和气平，如说平常事。”以上数则，语虽浅近，而一段和平忠厚之意，千载而下，犹令人相遇于楮墨间。因命儿辈抄录，以备观览。

《周书·君陈篇》曰：“尔有嘉谋嘉猷，则入告尔后于内，尔乃顺之于外，曰：‘斯谋斯猷，惟我后之德。’”此数语，自宋儒以来，多有以为成王失言者，余谓不然。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，公自监之，公歿，成王命君陈代公。是时顽民习染已深，非动其尊君亲上感恩戴德之心，不能望其潜消逆志。故令君陈宣布朝廷德意，以为化民成俗之助，非以颂颺谄谀倡导臣工也。观下文曰：“殷民在辟，予曰辟，尔惟勿辟；予曰宥，尔惟勿宥，惟厥中。”其以忠直匡正望君陈者，与大舜“予违汝弼”之心又何间哉？

《虞书》皋陶曰：“帝德罔愆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，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。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，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以上盛德，古今来仁厚恭俭之主，尚庶几能之。至于“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兹用不犯于有司”，则所谓过化存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，此固非帝舜不足以当之。然亦必有此数语，始足以见盛德之至，与大圣人功用之全也。予故曰：“唐太宗纵囚而囚归，此太宗之所以为太宗也；虞帝好生，而民不犯于有司，此虞帝之所以为虞帝也。”

偶读《韩蘄王传》，公尝戒家人曰：“吾名世忠，汝曹毋讳‘忠’字，讳而不言，是忘忠也。”余名玉字，易用而难避。生平见属吏门人，皆戒其勿以犯触为嫌，后世子孙当知此意。果能尊敬其父祖，当以服习教训为先，岂在此区区末节乎？

向见同人诗中好句，辄能记诵，历久不忘。今老矣，迥不如前，所记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。如院长揆公叙《咏白杜鹃花》曰：“三更枝上月如霜。”查悔馀慎行《咏金丝桃》曰：“偶分处士篱边色，仍是仙人洞口花。”鄂西林尔泰《咏枣花》曰：“林端暖爱初长日，叶底香怜最小花。”赵横山大鯪《赋得柳桥晴有絮》曰：“雪点朱阑暖未消。”此皆咏物之工者。又见朝鲜诗集中，载其国人《咏渔父》绝句，有曰：“人世险巇君莫笑，自家身在